

名家新作

诗新韵

### 行吟六首

蔡建和

#### 再谒柳庄有感

耕读乡关美卧龙，  
志存高远起高蓬。  
抬棺冀补金瓯缺，  
报国何图世代功。  
一纸科场浑不记，  
千钧硬核最当雄。  
若无伯乐逢斯世，  
杨柳谁能称左公。

#### 嘱后辈

人生苦旅若攀岩，  
步步维艰实不凡。  
志在云天长养德，  
身行江海敢扬帆。  
水深波诡稳司舵，  
日丽风和谨避谗。  
唯愿苍黎多笑脸，  
何须只重己头衔。

#### 登山即景

寒山远上步天阶，  
无限风光揽入怀。  
曾在云端恭仰止，  
现抛脚底自推排。  
可临宫阙折金柱，  
欲醉瑶壶到玉街。  
人世奇峰攀陟得，  
何辞踏破万千鞋。

#### 夜宿山乡

云腾皎月出山坳，  
灯火阑珊透树梢。  
翁舍荷锄返暮寨，  
柳莺掠翅倦归巢。  
几声犬吠来幽谷，  
一片蛙鸣奏野郊。  
夜卧山间浑惬意，  
天音入梦俗心抛。

#### 山中观湖

湖水斑斓似画缣，  
神工妙构竟相瞻。  
不知丹墨出谁手，  
唯见群峰落笔尖。  
云鱼龙戏镜边走，  
山花林石彩霞添。  
多情最是岭头日，  
频刷新图博眼帘。

#### 与友聚昭山农家

相邀旧友出城西，  
一到乡间景色迷。  
隐隐村居遮碧树，  
湾湾阡陌傍溪流。  
临冬未觉霜寒意，  
凝目欣看葱绿畦。  
难得人生怡悦处，  
开轩把酒听鸣鸡。

作为1975年出生的人，不觉已年至半百，回头想一下，我们这代人还是蛮有意思的。

我出生时正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尾声，农民还在纯手工劳作。有次“双抢”过后，看见隔壁五叔在稻田里，赤脚弓步站在耙田的木质农具上，甩着鞭子驾驭一头水牛，在水田里来回驰骋，威风凛凛的样子让我很是心驰神往。

至少1980年前，农村还在搞集体生产，大家按照安排一起出工。出工的号声一响，大人们就忙活起来了。生产队有一块大秧田，有几亩的样子，那时真叫原生态，扯秧过后有很多鱼，都是刁子、鲫鱼之类的小鱼，大人小孩都去抓，我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也玩得不亦乐乎。所有的收获都放在公屋前的场坪上，分成差不多的小堆，二十多户人家每户能分到半筒箕。那几天炊烟袅袅，家家户户都飘着鱼香。初中上

## 《山道弯弯》回娘家

谭谈



老友相见，分外亲切。

赵志祥 摄

这天，艳阳高照，和风惠畅。我邀一群朋友，回我曾经战斗过的湘中那座著名的煤矿——金竹山煤矿，去看望矿里的老工友。

我生出这个念头，要邀请从这座煤矿走出去的老工友，回一趟“娘家”，缘自一本书的出版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，火爆文坛。一时间，还改编成了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、地方戏曲、连环画……小说获得了1981—1982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经过四十多年时光的洗礼，如今这部作品又被贵州民族出版社翻检出来重新出版。拿到新书，我萌生出了一个念头，应该带着她，回一趟“娘家”——金竹山，给“娘家”的老工友们，送上一本啊！

为时，便有了此行。金竹山煤矿，涟邵矿区，是《山道弯弯》的原乡。作品的生活素材、人物原型，都来自这座矿山，这片煤田。这个矿的一位矿工妻子，是湘西凤凰的苗家女，丈夫因公牺牲。她带着四个儿女，奋战在矿山，成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……

不久，我从矿上调到了矿务局做矿工报的编辑、记者。从牛马司煤矿听到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矿工牺牲后，矿里按规定，决定招收他在农村的妻子顶职进矿工作。而矿工的父母不同意，怕儿媳进矿工作后，一改嫁，把孙子都带走了。于是要求矿里招收他们的另一个儿子——那位已牺牲矿工的弟弟进矿。这位矿工的妻子，很大度，她对矿上来的工人说，我没意见。矿上的工作更需要男的，让弟弟去吧。后来，她与丈夫的弟弟成了家。

矿区的这些故事，一直活跃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是带着这些“故事”，在当时的涟邵矿务局所在地——双峰县拱山殿我的宿舍里动笔写这部小说的。此时，我已是《湖南日报》

文艺部的编辑。那时的涟源地区（即现在的娄底市）文联在新化县招待所举办了一个改稿班，邀请报社文艺部派一位编辑到改稿班上去看稿、选稿。那里考虑我家还在矿山，便要我提前几天回家，处理一下家里的事。我是利用这点时间来写这部酝酿已久的作品的。动笔之初，为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，我琢磨了好久。开始，我想就把她叫红岩。因我从部队复员工作，第一件事就是去红岩煤矿。一想，不行。当时有一部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，非常火爆。这时，我猛然想到，红岩煤矿是从金竹山煤矿分出来的。它原先叫土砾矿，是20世纪六十年代改名为红岩的。

那是不是叫她“金竹”呢？我的心一触到这里，顿时亮堂起来。“金竹”两字，非常适合做女性的名字，且十分贴切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！主人公的名字定下来以后，只用了五天，我就写成了这部五万多字的小小说。

所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这部小说，是从金竹山煤矿，是从涟邵煤田“拱”出来的。金竹山，涟邵，是《山道弯弯》的原乡！

我的“老矿工带《山道弯弯》回娘家”的提议，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响应。和我先后从涟邵矿区走出去的湖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梁瑞郴，以及活跃在当下文艺界的中青年作家纪红军、张雄文、曹辉、赵燕飞、袁姣素等一众友人，结伴而行。他们中的张雄文、赵燕飞，是在这个矿区里长大的“矿二代”。

同行的人中，更有一批老资格的金竹山人。其中有五位先后担任过这个矿的矿长。后来，他们或因工作调动，或退休离岗，离开了矿区，生活在东西南北。这次，也汇集到了一起，结伴回矿看看自己曾经洒过

热汗、献出过青春岁月的矿山和并肩战斗过的老友。大家一路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

娘家人张开双臂，热情拥抱我们这些从东西南北归来的游子。在金竹山矿业集团领导的引领下，我们走进了这片自己贡献了青春岁月的矿区。在托山矿井，罗坝东心潮澎湃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就来到这里，做技术员、工程师，一步一步走来的。在这里，他收获了爱情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，组建了家庭。后来，他以扎实的工作业绩，担任了统管这片矿区三个矿井、八千矿工的金竹山煤矿矿长。在土砾矿井，我也同老罗一样，激情涌动。我在那里结婚生子，成家立业。在这里重新拿起笔来，是这里火热的生活，重新燃起了我创作的欲望啊！

岁月流逝。当年活跃在这里的一个个工友熟悉的身影，一张张伙伴亲切的面孔，已经远逝了。自己已是八旬老翁，自己当年的伙伴，也和自己一样，老了，早已退休了。今天站立在自己身前的矿区领导、工人伙伴，一个个青春洋溢、朝气蓬勃，就像见到当年的工友一样，是那般的亲切，那般的熟悉！

中午，我们就在一平洞井口的矿工班中餐食堂吃中餐，辣椒炒肉、小炒茭白丝、水煮四季豆、一钵米饭，一个个吃得十分香甜。

座谈会在矿业集团公司会议室里举行。一批老工友，来到了这里。我捧出自己带来的刚刚重版的《山道弯弯》，恭恭敬敬地送到他们手里。四十四年前，她在这片土地上“拱”出来，今天，我带着“她”回娘家来了，送给我的，也是“她”的娘家人。

望着这样动情的场面，一阵热辣辣的情感，顿时涌上心头。金竹山啊，《山道弯弯》“拱”出来的地方，我的文学故乡！

亩地，有次带我去他公司，各式机械十几台，还有几架无人机和一套烘干机，刚收割的毛谷从这一头进去，另一头出来就是干谷，每天可以处理上百吨。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，从工业文明走向互联网时代，现在又处于人工智能的关口，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十年时间，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。

我们亲身感受过农村浓浓的年味和人情味，也曾亲身经历过年味和人情味逐步变淡。过年时节，或是暖阳或是寒风，一家四口走在路上去给外公外婆拜年，身影越走越远，只有在偶尔回乡落脚时，“林儿回来了，晚上到家里来吃饭”，将人一把扯进浓浓的乡愁，好久都散不开。其实我们内心怀念和感伤的，并不全是年味和人情味，而是那似近还远的故乡，以及无法回头的人生吧。

### 古村新貌

## 秀美樟井入画来

陈朝阳

樟井村，是湖南省株洲市攸县黄丰桥镇一个古老村落，位于湘赣边界地带，四面环山，峰峦叠翠。

樟井还有一条潺潺流淌、清澈见底的小河自北向南奔流，河水的源头出自高山，用山清水秀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温润的气候，树木荫蔽，水分充足，这就形成了樟井夏天特有的清凉气候。

樟井村保留了清朝时期的建筑：洋屋。洋屋在洋屋组内，建于清光绪末年，是陈子元用中西结合的方式设计的民居，故称“洋屋”。正门为牌坊式，尖顶，左右共4柱，下为拱门，正门左右各两空，和正门称为正厅。正厅两侧各有两个侧厅，呈宽牌坊形，顶为三角形，中间圆顶，两边角各有一柱伸出，似与尖角顶相护卫。由正厅直入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厅，砖混结构，为陈氏咏含公位下嗣孙共住，是典型的聚族而居。栋宇之间，各有一柱突出，整个房子显得美观、结实。

樟井距离攸县县城有一百三十余里，昔日是人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。但时代在变化，人们便觉得这里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经济滞后。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赚钱门道，便把目光瞄准一座蕴含丰富的碳酸钙资源的石山，于是大小石料厂、石灰厂如雨后春笋，拔地而起。石材加工的机器轰鸣声响彻整个村子，加工石灰的工厂挨着公路，尘灰四处飞扬，飘落在公路上，越积越厚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像一幅绚丽的蓝图引领着人们。怀着对生态家园美好的期许，村委会毅然关停了这些效益高但污染大的厂子。

蝶变的过程是痛并快乐着，也是憧憬甜蜜生活的必由之路。樟井山面积广袤，杉树郁郁葱葱，南竹林绵延舒展近四万亩。近年来，樟井村充分发挥木材和南竹资源丰富的优势，大力发展竹木深加工产业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，带动村民致富增收，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富民之路。

我走进樟井村两家竹艺加工厂，只见机器轰鸣、工人忙碌，一根根原竹被分批输送到不同的机器

中进行生产加工，工人们再根据南竹的厚度分别制成筷子、烧烤签等产品，现场一派繁忙景象。

参观完竹木加工厂，感受到人们冲天的干劲和劳动的热情后，我又来到了笋鱼、三文鱼养殖基地。樟井村因地制宜，以特色水产养殖为突破口，持续加大特色养殖产业培育力度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。

樟井龙潭泉洞内终年有清亮泉水流出，水温在14℃左右。有一外地养鱼人欲寻低水温做养殖产业，久觅不得，见之大喜。于是筹资200万元成立株洲川润特种养殖有限公司，主营三文鱼、笋鱼苗养殖。公司凿十余口方池引洞中之水养笋鱼、三文鱼。每年投放笋鱼30万尾，繁育笋鱼幼苗100万尾，产业效能急剧上升。樟井水源充足，水质优良。村里又引进攸县五行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，主营笋鱼养殖。公司建有15个养殖鱼池，采用高密度、自动化管理，养殖笋鱼10万余尾，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樟井沐浴在阳光下，清爽透亮。各种新型产业，落地开花，蓬勃发展，引领乡村振兴奔小康。

樟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文明建设。樟井文源远流长，爱好诗词书法者比比皆是。基于村里文学氛围浓郁，攸县诗词楹联协会、黄丰桥镇文联在樟井村挂牌成立“凤岭诗社创作基地”，不定期地开展诗词创作采风活动。

落日余晖下，霞晕西天。青山环抱中，樟井村广场人声鼎沸。高大的电子屏幕上在播放着歌曲，站在小广场上的歌唱者声情并茂地演唱着，有人跟着音乐节奏翩翩起舞。有人在打羽毛球，你来我往，挥拍竞技；有人在打乒乓球，你推我挡，激烈厮杀……

傍晚，行走在樟井小河边洁净的人行步道上，河道是新修的，用沥青柏油铺上厚厚的一层，路面上还画了醒目的白色分界线。河道两边有一些标语牌，诸如“中国梦，我的梦”“开天辟地，敢为先锋”“讲文明，树新风”等，尽显乡村治理新气象。

微风轻拂，阳光温和，在秀美如画的樟井，和那些景、那些物、那些人的对话中，我知道了乡村振兴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。

## 九龙水寨散记

王硕勇

九龙水寨位于郴州苏仙区著名风景区飞天山翠江之滨，因传说中的九龙生子而得名。

水寨环抱在碧波荡漾的翠江怀里，天生丽质，美得不可方物，两岸丹霞、峭壁森然而立，直指云霄，厚重而伟岸。这就使得九龙水寨刚柔并济，既有二八佳人的温婉曼妙，又有关东大汉的豪迈沉雄。

九龙水寨入口，虽然略显狭窄，但因“巧通造化，移步换形”，立马变得豁然开朗——九龙水寨奇异的风光迎面而来。

翠江蜿蜒铺展，清波潋滟，风平浪静。岸两边人行栈道，依山走势，峰回路转。水面时有水鸟出没，扑棱起灰黑的双翅，激起层层涟漪。船行至百米处，但见三两幢茅屋，依偎在宁静的时光里，点缀在桃李之间，显得春意盎然，让人不禁想起陶渊明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岁月静好。茅屋紧临河边，水边支了一块青石板，苔迹斑斑。当年农家姑娘浣衣的美丽身姿，早已映入岁月的长河，只剩下诗意浪漫的想法与追忆。

一艘渔船缓缓驶来，撑船人，为一鹤发童颜的长者。长者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神情淡然，不时撒网捕鱼，动作干练而娴熟。船头是一位身着汉服的小姑娘，手执团扇，衣袂飘飘，宛如仙女下凡。这是景区实景“复活”的古典画面。

舟行不远，只见一座寺庙，静立于江边，红墙金瓦，禅意悠悠。相传有兄弟俩放排于此，因救人而亡。后人为感念其奋不顾身的义举，特建寺庙于此。

过了寺庙，就见到悬崖陡壁上的悬棺了。据传葬主为欧阳修之后代。历史上，九龙水寨上游瓦窑坪曾经商贾如云，生意兴隆，欧阳氏自江西迁居此地经商成为远近闻名的首富。除了民俗的因素外，如无一定人力和财力的支撑，是不可能悬棺而葬的。

九龙水寨因其独特的山形地貌，自然引起了千古游圣徐霞客的关注，并成为他心灵的皈依和朝拜的圣地。他在这里留下了600余字的日记，其中“江口诸峰，俱石崖盘立，寸土绝丽”之句最为经典，以致“揽山水之胜，过午不觉其馁”。

作为南北水运的一个关键节点，九龙水寨也是流寓郴州的古代文士盘桓游览、饮酒赋诗的地方。唐朝诗人韩愈六过郴州，留下诗篇11首。韩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期间，受时任郴州刺史李伯康之邀，同游九龙水寨，写下“昌黎经此”四个字，体现了韩愈雄健奔放的风格与落拓不羁的胸襟。被后人镌刻在崖壁上。

一代诗圣杜甫晚年，两次欲往郴州崔氏舅家，因故未能成行，只好以诗表达其心中之憾：“片帆左柳岸，通郭前衡阳……橘井旧地宅，仙山引舟航”。诗中“左柳岸”，即郴州与翠江的交汇处，正是旅客于九龙水寨游目骋怀的那片水域。如此说来，这方山水的灵动秀美之姿，也曾跃然于杜甫的诗文里，丰富了九龙水寨的人文内涵。
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神奇的九龙水寨就在这里，在千万游客的心目中。

## 我们这代人

郭桐林

政治课，讲到公有制的共同劳动，平均分配，我就想起生产队分鱼的场景，书本上的知识立刻生动起来。

老家在临澧和澧县交界的张公庙渡口附近，北边是澧水河，另一边是相对海拔200米左右的山，山上有油茶树，茶油非常香，是村民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。到了摘茶籽的那一天，凌晨三点父母就起来准备工具和吃食，然后打着手电筒上山，墨色的夜空划过半把手电光束，漫山遍野大呼小叫，人声鼎沸，这种热闹的场景持续到世纪之交，渐渐就没人去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以前农民收入来源单一，而且生火做饭的燃料也从山上来，我小时候就经

常常带着妹妹去把茶叶和松毛，砍茅草、刺藤以及死去的茶树枝。后来封山育林，农村开始烧煤，然后是液化气。好多年前听父亲说山上连野猪和山羊都有了，有次他去爷爷奶墓边想把草砍一下，结果闻到一股臭味，找了半天在刺丛里发现一只中了夹子的山羊，有百十来斤，死了好几天，惋惜得直拍大腿，说早几天去就好了。

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农业社会的尾巴，见过牛耕田，驴拉车，和父母一起在地里干过农活，也亲眼见证机械犁、收割机等农业机械慢慢替代了上千年的手工农具。我有位初中同学，十年前开始投身大农业，最多时种了4000多

